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四八〇號 社址：延安
 華民國卅四年六月十日 夏曆乙酉年五月初一日 (五月十三日夏曆
 五月廿八日小暑)

城中，乘隙逃出，
 又嫁食賊，在赴分
 關部，及日本士
 都大部殲死，漢
 棉花等部粉乾
 滅收三成。總辦
 召：（一）有價
 可及時調劑。
 （三）春收後，多
 食向外兌換日用
 如舊糧已足懸保
 於五月十六日成

隊

長子儒保安第三中
聯機第一挺，於五
的砲佔區與游擊區
八路軍抗日前勇隊
英抗日義勇隊，並
其抗日義勇隊即發前線

敵偽李四七五部
偵長瀨口石枝，雲
方十二月乘機逃出
一五六二七部隊
案中隊上等兵士屠
影響，同時近來日
在五月六日隨船

解脫克爾過來。
對幹部已紛紛回國去
作地方防務工作，開
南生。

的喜報。日本士
的反應和隱情
則更顯增長。日
軍後，有的家裏
不製食料，痛哭
此來，寧靜或影響
朝鮮，過去洋洋
無窮，這裏也變
無窮打發了。日
軍的守衛士兵，
日刺刺刀割去兵
手指之役，蓋殿
當敵的發現一士
官，曾認爲該工廠
當時即將完工，
應即拂去工人，
士兵的卜落，後
於投出外了，原
於投下吃不飽，
逃歸的。結果
內士兵脫戰，
司令能決戰，則云

[8] 827

的喜報。日本士
的反應和隱情
則更顯增長。日
軍後，有的家裏
不製食料，痛哭
此來，寧靜或影響
朝鮮，過去洋洋
無窮，這裏也變
無窮打發了。日
軍的守衛士兵，
日刺刺刀割去兵
手指之役，蓋殿
當敵的發現一士
官，曾認爲該工廠
當時即將完工，
應即拂去工人，
士兵的卜落，後
於投出外了，原
於投下吃不飽，
逃歸的。結果
內士兵脫戰，
司令能決戰，則云

[8] 827

的喜報。日本士
的反應和隱情
則更顯增長。日
軍後，有的家裏
不製食料，痛哭
此來，寧靜或影響
朝鮮，過去洋洋
無窮，這裏也變
無窮打發了。日
軍的守衛士兵，
日刺刺刀割去兵
手指之役，蓋殿
當敵的發現一士
官，曾認爲該工廠
當時即將完工，
應即拂去工人，
士兵的卜落，後
於投出外了，原
於投下吃不飽，
逃歸的。結果
內士兵脫戰，
司令能決戰，則云

[8] 827

邊區部隊展開備荒運動

政治部決定翻種小日月莊稼數百畝
司令部將調部份人員到南泥灣種南瓜與包穀
酒房、粉房、瓦窯停工轉向農業生產

本報訊：邊境部隊早已開始運動，正自上而下深入展開中。聽說各部門，經過一週來的討論，大家都從思想上對邊境的問題，入防備的實際行動，後勤部的酒坊，工廠賣書處的粉房也停止了。位盛風采松栢飛奔亦從現任務進行中。後勤部還提倡戒吸煙，已首先實行，伙食方面小灶已由四菜一湯減到二菜一湯，中灶由二菜一湯，大灶由四個菜減到一個菜。政治部原有幾百畝地決定翻出來，並派一連，轉瓦修工，把勞動力分配到糧食生產上。軍工局停發棉衣，並派工材料。司令部，務處決定把洛河川農場的分勤力六十六人，調到南風和包藏。

戰國策

前進部：把水蘿蔔葉曬乾保存

旅一獨

加直餉並選以生產所
儲蓄備荒糧
邊防與河防部隊要協助
方政府籌備糧食走私

戰火部

每人除種已開過的山地外，應種水地三畝，不夠苗的應予補種。

國民黨統治區

學生爭取民主的運動

重慶通訊

自三月間遊義浙江大學學生發表促進民主憲政宣言後，學生爭取民主的運動，漸受到昆明、成都、重慶、合肥、國民黨當局、軍隊、破口，豈不能阻壓他們要求國家自由解散的聲浪。我現把各報章雜誌的記載，加以綜合，報導如下。

浙大學生，以組織廣州學聯來促進全國學聯。

由廣西宜山流亡到貴州遊義的浙江大學的學生們，三月十日被目為「壞死毒」，忽於三月十一日召開了全校大會，發出了要求民主的吼吼。這不是偶然的。除了進退文化界和各地學生呼籲民主的影響外，浙大學生對於黑暗的國民黨獨裁統治，有了痛苦的體驗，「民主周刊」（十五期）及「大學附刊」（十九期）所載：「去人到廣州所表現的軍利，愛金金暴露的軍利，政治清黑的獨裁史中，不識的文藝，從事去滿清的交際，從事不識的文藝的訓練；若輩終授失，後，從軍同學易鍾熙、李王香村、九月九日擴大補一、三月九日擴大補一，浙大破地服務報」，浙大學生深感「一黨專政與民主」之痛苦，須立即結束。而他們

旅五八三

灌漑
紅河部團部每人每日節省糧食七兩
旅政治部切實檢查浪費現象

傳遠

作組，分赴各區，
，並曾親被勸導
及登記存檔。在生
族司令部指示各軍
人處所得完全勝
利，則對檢查進步的演食，
，作嘔單的，
，珠算尤感風

不收，共四的

部星

策校設立文化補習班

「高」

部星

衛生部已積蓄枇杷糖五百斤

到各連隊工作

將配合備荒進行宣傳

本報接歐戰「抗大文」一消滅建設與救濟等「怎樣種棉花」、「非門的七次教員」及「清法四斯」等，故談果樹好。但在這一時期期中，感到還有不少缺點：爲工總工作不堅強，解決貧苦農戶向錢莊借鹽，解決貧苦農戶向錢莊借鹽，解決貧苦農戶向錢莊借鹽。

省三大黨的政治思想

歐戰後，又在附近地方，以平劇（康國相如），顧受一般觀眾，在元寇政治思想。

作國會春赴各大區演說，又在附近地方，以平劇（康國相如），顧受一般觀眾，在元寇政治思想。

本報接歐戰「抗大文」一消滅建設與救濟等「怎樣種棉花」、「非門的七次教員」及「清法四斯」等，故談果樹好。但在這一時期期中，感到還有不少缺點：爲工總工作不堅強，解決貧苦農戶向錢莊借鹽，解決貧苦農戶向錢莊借鹽。

十天
如下
文
多忙

會，其主眼點：首先在

敬

八團推進文化

「本報訊」魯迅工作團
兒放走了；塔西慈寫「我
要活一下」的露兒在荒僻
世上救饑餓白勞，我真

劇片分六幕：第一幕
在廟裏，王爺在廟裏
供品，第五幕寫哥因愛
久不見太陽不吃飯，因發
瘋，我記得我像被雷打
了一樣，而跑去生荒，
市裏的同志却說：「看
這瘋，我才知道什麼是
瘋。」有些從抗戰以來

在靖波

生出來後又不曉得注
意請了一個老娘婆
來把娃娃嘴邊、細
筋後胸撓了許多洞；
這班同志二次臨往時
已奄奄一息，無法
但另一位溺老婆聞
聲廟會時救活了她
患病的孫女。

止。

尋上封的抓的
碗裏有剩飯，
鍋巴都喂了猪，
的沒剩過，要狗

(重慶通信)

郭先生說我們不聽『三寸金』式的文藝，認為文學價值最高的，是民族的通俗的文學。他說：『文學應該通俗，現在建國的民族，作者多半佚名，但其中文學價值依然很高。一種形式經過一個興盛的時代便要漸漸衰微，漸漸吸收通俗的文字，民間的草書，於是又產生另一種新的表達的形式。律詩、詞、曲、小說，並初產生的經過都是這樣的。』郭先生說他以前在大學裏，學學總歸歸，敲竹頭頭，一個學詩的，又說文學要接近科學的知識，譬如我國以前，枯魚落淚口詩，但是事實上魚根本沒有淚腺，不可能落淚的。

郭先生認為作者自己對於所描寫的對象，必須有深刻的認識，要親身去體驗，這樣才能寫出，寫得好。接續他講了一個故事：在法國，一個名畫家專門畫馬，舉行了一個展覽會，看的人都非常欣賞，只有一個僕人，一位馬夫，認為不對，因為根據他的經驗，馬在奔騰的時候，口角上一定會有白沫，而那裡却忽略了這點。那個畫家虛心接受了這個意見，就改正了錯誤。

郭先生反對個人主觀的文學，但認為寫作者的思想，應該不受任何拘束，而作者應該任何環境。譬如說到山就是青山，說到水就是綠水，這多麼圓滿，因為在很多地方，山是紅的，黑的，或者禿的，而水有時是混的，有時是深藍色的，決不可一概而論。

在講演時，郭先生興高采烈，講完以後，更有許多同學包圍郭先生，提出許多問題，郭總一一答覆。

川
濟

在野生植物中，有些東西在過去荒年時曾救活了不少人的生命，老百姓吃草度日，這些東西大多數是很熟悉的。

茲將調查所得的材料整理出來，供同志們參考，但因調查範圍及保存苦菜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乾貯，一種是曬乾的，故開列苦菜，按圖去採集後，即可保存原有的綠色，養分損失似也不多。

苦菜：最好放在乾燥通風的地方，或者放在鹽裏乾貯，比乾貯久。否則可能變壞。乾貯的苦菜，吃時以鹽煮過浸過，去掉鹹味才好。另一種是曬乾，曬乾的苦菜，是在煮過浸過去苦味，泡在米湯或鹹湯裏，上面用石塊壓住，不讓苦菜露出湯外，用空空氣，為了脫除酸氣。這種辦法多用於冬季，那時缺水，尤其缺之流水，對於浸去苦味不方便，所以應利用流水便利時曬乾一批，以隨時取食。

苣荬：也是一種極根野草，和苦菜大同小異，不過葉子較為光滑，缺刻也少。瘦和苦菜是同為最補的東西。田邊生長習慣性同苦菜一樣，那裏有苦菜，那裏也能找到苣荬。吃法按法和苦菜相同，只是苦味沒有苦菜大，所以在吃前只要用開水浸過，再在涼開水裏撈撈一下，就可以去苦味。

灰條（商獨草）：是一種一年生或二年生的野草。葉上蓋有一層白粉。平常年成苗可以喂豬，荒年中人也可以吃。但吃多了容易瀉肚。立夏後即長出嫩苗，以後在地址之處可以長到三四尺高，直到下霜後才枯死。因此在立夏後至下霜前，可以採食嫩葉和嫩莖。秋後結的籽也能吃，種在什麼地方都有生長，開水吃，摘取嫩葉的地方多。

嫩葉和葉子的吃法按法和苦菜一樣，

在野生物中，有些東西在過去荒年時曾救活了不少人的生命，老百姓吃草度日，這些東西大多數是很熟悉的。

茲將調查所得的材料整理出來，供同志們參考，但因調查範圍及保存苦菜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乾貯，一種是曬乾的，故開列苦菜，按圖去採集後，即可保存原有的綠色，養分損失似也不多。

苦菜：最好放在乾燥通風的地方，或者放在鹽裏乾貯，比乾貯久。否則可能變壞。乾貯的苦菜，吃時以鹽煮過浸過，去掉鹹味才好。另一種是曬乾，曬乾的苦菜，是在煮過浸過去苦味，泡在米湯或鹹湯裏，上面用石塊壓住，不讓苦菜露出湯外，用空空氣，為了脫除酸氣。這種辦法多用於冬季，那時缺水，尤其缺之流水，對於浸去苦味不方便，所以應利用流水便利時曬乾一批，以隨時取食。

苣荬：也是一種極根野草，和苦菜大同小異，不過葉子較為光滑，缺刻也少。瘦和苦菜是同為最補的東西。田邊生長習慣性同苦菜一樣，那裏有苦菜，那裏也能找到苣荬。吃法按法和苦菜相同，只是苦味沒有苦菜大，所以在吃前只要用開水浸過，再在涼開水裏撈撈一下，就可以去苦味。

灰條（商獨草）：是一種一年生或二年生的野草。葉上蓋有一層白粉。平常年成苗可以喂豬，荒年中人也可以吃。但吃多了容易瀉肚。立夏後即長出嫩苗，以後在地址之處可以長到三四尺高，直到下霜後才枯死。因此在立夏後至下霜前，可以採食嫩葉和嫩莖。秋後結的籽也能吃，種在什麼地方都有生長，開水吃，摘取嫩葉的地方多。

嫩葉和葉子的吃法按法和苦菜一樣，

德 聖

[illegible]

邵子南

當年，一九四二，春天，又碰上旱。樹葉落下來，人們吃樹皮，吃糠，這些樹根有就插不進去，我們沒有動兒。我到一個村裏工作，先要發給救濟糧，後再勸員生產。

我先找上支書，調查情況。這兒的，不用問，就去了。支書在他們口那棵剛冒芽的柳樹下坐著。他是一個不愛說話的中年人，黑黑的硬頭髮，藍黃的體操，好沒刺過了，牛屎黃連帽帶。藍棉襖，白褲子，見了我，他也叫我到裏去，去罷，那一遭我也叫他進屋裏去，抽煙，聊天。我就和他勝談在塊。談一句。他聽得挺細的，我問一句，我怕他因孩兒病了，才這樣問他。他說不，算立起來，領我到小房去。走著，他精神提起了，公房地和我談什麼農民情況了，戶戶都數到了，他們的口。勞力多，這幾天在幹什麼，好像他心有些矛盾，說得很快。我知道他是想回鄉園，問他，他說：

「不吃糠，我們人都比樹根多了。」

我隨他去公所坐，幹部們說一個個來了。飯散飯散是時候，大家又說，應該分配就確定一下。大家又說，應該鼓勵勞動家。

馬上就中分配半日告勇男地劃定區域。幹部深入社員。我和支書到一個附莊去，有五里地。預料就不集中，附莊有五個，前後相隔十來里。我們相扶大柴是粗枝大葉一些，倒還耐風行，說作就作。開會就會出錯。

這兒不好走，用肩拐彎兒，盡量撲一塊。劈一塊，尖的，開的水冲光的石砌。原本就是河，水乾了。他在前邊走，邊走邊和我說，春耕有指望了，芝麻清油會高。又說好。

「只要樹葉兒綠，說說不死人。」

落葉長大，就過好日子。」

我和我那時年青時候糾纏揮掃過光景的生活，越聊越起勁兒，聊到前年鬥爭地主，減租，就哈哈大笑，他對黨有特別的信心。我們聊得真紅火極了。這頓人就也好，不時不大說話，痛快了說說不完。見了知心朋友，就不怕聊他個三五天。和別種人做飯友，就得所快些吧。一句話不會痛，有頭有尾，說的甚是道理。這個，真有經過艱難困苦的人才才行，光學也學也不來的。

走了三里路了吧，他突然停下了。我正打草地下步陪他，他躺倒了。一看，他臉和黃蠟一樣，額頭上全是顆豆大的汗珠，嘴唇發白。我看他是生了什麼病了。這時，我醫生是不行的，得先救急再說。我是帶着仁丹的。留下幾包泡上的。

來了，雙手抱著頭。我問他怎麼樣，他說：

「不吃緊，只是陰險。打夜兒後睡起，我氣沒吃上眠。待一會，就過去了。」

我替他為什麼在討論貧民的時候不實說，他說：

「我能過。我大小打柳芽去了。」

我也煩苦難民，村裏人家們怎麼說，我說的話，工作不好作麼？」

「瞭了我一眼，他把頭低下小聲說：『我給你實說吧，早晚，在樹底播出了肥糖，讓大小子走了，闔下給小孩子吃，他邊吃邊哭。他娘生氣，我出來等大小子的柳芽，你就來啦！』」

他立起來又要定，我叫他休息一会回家去。我自個到那附莊，那附莊我也熟。他說：

「過去去，走吧。餓一點，工作不能不作。這時候不比舊歲辦辦法。」

起來，打打土，另定在我的前邊。我再也沒說什麼，便也沒說什麼，先到那附莊。到了附莊，按計劃作了工作，說話，跑路，沒含糊一點。

這件事，幾年丁，我記得清清楚楚，像昨天的事兒似的。做事常常容易受這個飽肚皮的兒從那以後，營養家農民的生活好多了，這種事兒不會有了吧，但那精神是什麼時候兒更寶貴的，尤其豐衣足食了的時候。

一九四五年五月

與曹林

「吃了多少？小皮球！」

「唉！危險，今天要輸給雷丁啦！」

「嘿！你今天比不過猴子，你的勞動英雄就當不成了。」

大家這一說，只覺得小皮球臉上泛起紅暈，低下了頭。

「嘿！輸了一斤掛面，——一斤——掛面！」小猴子一邊撿鬼臉，走到他面前，惡惡地瞪眼，故意延長着那嘲弄的說。

小皮球不見一說開水，一同叫不贏小猴子，原來他悄悄上去拉他去了，他焦急的撿繩子，大要緊着：「小猴子！這可不算啊！——」立時，他就跑上去。

收工的時候，小皮球比猴子少四分五，只撿了一兩九分三，害過他就不再撿了，於是打起精神來，

小猴子正下可沒說的了

「下得出來，不知是誰在拉動志丹調子，聲音挺雜一個，小皮球正在洗澡，見了小猴子，笑哈哈的說：「呵！上給你一斤掛麵！」小猴子連忙擺手：「不！那是開玩笑的，你還當真？」——」說完，還自走了，小皮球望着他的後影，又低下頭擦腳。

二

指導員接到報紙，大家圍着圍看：

「有什麼好消息？」

指導員把消息給大團讀着，談到工作通訊，嘿！指導員寫的發出王保來的二篇稿子登出來了。

「保來！保來！吃錯了！你上了報紙了！——」小皮球聽見叫他，答應了一聲，馬上扭身擦乾淨，跑來了，誰把他的一手抱住：「真個個小皮球！」

又粗又有勁，大家一圍靜聽着指導員讀報，一直聽先朝着他。說完了，指導員把報紙給了保來一眼，他漲紅了臉把報紙仔細的用手皮包着放在衣袋裏。

「還有還有，你聽大問題。」小王要着保來一同看報，把指導員念：

「小皮球學文化加了油——」

「選了一百九！」

這得大家笑起來，覺得小皮球鑽出人來了，

三

王保來過去在國民黨軍伍是當一個付官的勤務員，在那裏，他聽着當官的訓話：「——吃鹽飯長勁，少不得，吃油，就沒什好處——」因此他們每頓飯吃的儘是放清湯的青菜湯。

一個月以前他來到我們的部隊，身上還穿一塊縫起來的破布片（不能叫做衣服），臉上顯得憔悴，

健康活潑的小猴住在那裏，告訴他部隊生活是那麼的愉快，他聽着，以上就聽着勞動英雄那首長篇詩，還要登報，這來就帶了去年乾的那幾天和可說，他來了，然與過去不同，

晚飯後，有他的班，有的就在這裏到指導要指導員給有什麼歌，指導員從新的教育他，

指導員把他已經忘了，「我得不

[illegible]